

電影創作與產業「雙輪驅動」

【大公報訊】過去70年來，長影開啓了中國電影多片種嘗試的先河，也創造了中國革命現實主義電影的一批經典名片。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，面對市場競爭，長影以電影創作與電影產業「雙輪驅動」的發展戰略，成功闖出了一條新路。據介紹，通過深化改革和創新發展，長影總資產由改革前僅2.5億元人民幣，發展到現在的130多億元人民幣，增長超過51倍。

上世紀90年代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，由於體制、觀念等諸多不適應，長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，但長影人在艱難中前行，積極推動體制機制改革。除了堅持電影創作，長影更另闢新路，構建多元並舉的產業新格局。2004年，長影設立企業自辦電影頻道；翌年建設的長影世紀城，是內地首家世界級電

影主題公園，接待遊客逾千萬人次。2009年，長影選址海南擬打造國家級國際化電影產業園區、世界級電影娛樂王國——長影海南「環球100」生態文化產業園。2011年，長影本着「修舊如舊」的原則，對老廠區進行改造，博物館、五星級藝術影院、全國首家電影主題音樂廳相繼在2014年落成開放。



▲學子們對博物館內的舊式電影道具很感興趣
大公報攝

時光荏苒歲月留香 植根幾代人記憶

「我就是看長影電影長大的」

「那個年代的電影多真實啊，無論是角色還是故事情節，看得都很有勁，尤其是戰鬥片，很是懷念，現在我都不怎麼看電影了。」自小觀看長春電影製片廠電影長大的劉先生，從山東來到長春，首站就選擇參觀長影舊址博物館，尋覓昔日的回憶，穿梭人群之中時，宛如再次遊歷他的「那些年」，細嚼回味。

大公報實習記者
溫晴、劉寶如、謝君俊、
劉琛杰長春報道



▲香港傳媒學子們在長影舊址博物館門前合影留念
大公報攝

電影，是了解不同時代社會百態的窗口，是歷史進程中的見證者、觀察者與承載者。新中國成立以來，社會發展迅速，社會文化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，長春電影製片廠作為新中國第一家電影製片廠，製作了許多至今還耳熟能詳的電影。

被譽為「新中國電影的搖籃」

從《白毛女》到《劉三姐》、從《五朵金花》到《英雄兒女》，成立於1945年10月的長影，曾先後創造新中國電影的七個第一，及大量膾炙人口的影片，伴隨和影響着新中國幾代人的成長。

數十年來，長影拍攝故事影片逾千部，譯製各國影片千餘部，被譽為「新中國電影的搖籃」。直至今日，每當人們提起長影，都不禁想起它在中國電影歷史上譜寫的光輝篇章。

長影電影的題材轉變，與中國社會變遷相伴而行，電影鏡頭下的故事情節，是社會的一道縮影，反映出當代人民最真實的生活面貌、思想價值與情感寄托。

現年59歲的劉先生憶述，「我們小時候看電影都在露天電影院，到你們這個年齡（20多歲）的時候，就跑到電影院裏去，很好看！去了就不願意走。」



▲劉先生對長影電影很有感情
大公報實習記者
劉琛杰攝



▲王女士稱過去電影題材大膽且真實
大公報實習記者
劉琛杰攝

到電影院裏去，很好看！去了就不願意走。」眼裏透着笑意的他，訴說着自己的回憶，「那個年代的電影很真實，和現在的不一樣，剛剛（在展廳）看到董存瑞炸碉堡的電影故事，很感動，不像現在都在說愛情、金錢。」

劉先生直言：「我們過去受的教育比較深刻，要愛國家，同時也不能忘本。」即使現在不少電影都加入高科技，注入現代化社會的元素，但對劉先生來說，過去那個年代的角色與情節總是栩栩如生，扣人心弦。

題材大膽真實 反映社會形態

這段記憶也根植在天津市民王女士的腦海中，「我就是看這些電影長大的，此次前來是尋找記憶，那段屬於我們這代人的記憶。」

長影舊址博物館所展現出來的長影歷程和成就，讓今年50歲的王女士印象深刻。她認為，以前的電影題材大膽且真實，電影故事多反映出當時真實的社會形態，「我覺得他們一步步走下來，都很踏實。」而長影絕對是中國電影業一個特別牢固的基石。

任職大學教師逾20年的王女士認為，當時的電影題材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，直言「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來（長春電影製片廠），他們沒有那種生活的閱歷。」她認為，如今的年輕人缺乏他們當年的信仰與社會情懷，「你

能為這個社會貢獻什麼？不能光get（獲得），要give（給予）一些什麼，要有一顆感恩的心。」

長影電影在劉先生和王女士這幾代人的心中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。近年來，長影始終將電影創作視作企業之本，積極走差異化電影創作路線。其中長影農村題材電影創作基地自2008年成立以來，先後拍攝農村題材影片140多部，另積極參與大製作影片拍攝，包括《辛亥革命》、《銅雀台》等，內地票房均超億元人民幣。

長影的七個第一

第一部多集新聞紀錄片	《民主東北》(1947年至1949年)
第一部木偶片	《皇帝夢》(1947年)
第一部短故事片	《留下他打老蔣》(1948年)
第一部科教片	《預防鼠疫》(1948年)
第一部動畫片	《甕中捉蠶》(1948年)
第一部譯製片	《普通一兵》(1949年)
第一部故事片	《橋》(1949年)



▲香港傳媒學子們參觀偽滿皇宮
大公報攝



▲偽滿皇宮的「皇帝寶座」 大公報實習記者梁康權攝

日侵者操控下 溥儀局中人生

記者
手記

【大公報訊】實習記者魏可楓、施瑩、鄭芊淳長春報道：從偽滿皇宮博物館走出來，轉身再看一眼曾經的偽滿洲國皇宮，讓人不禁對愛新覺羅·溥儀這位末代皇帝的一生感慨不已。偽滿洲國就如同是日本人為溥儀量身訂造的一場角色扮演遊戲，他沉浸在虛擬世界中擔任皇帝一角，因那傀儡的日子，讓他對外界發生的一切全然不知。

他在这皇帝式的圈套，呆了十四個寒暑。在外人看來，他是個腐敗的執政者，甚至被諺為馬桶皇帝。然而走過這座「皇宮」，細琢他的一生，從三歲登基，到被日本人作為傀儡，名存實亡，在威逼和利誘下飽受擺布。

溥儀就如被日本列強操控的一枚棋子，遊戲裏的主角，而偽滿洲國皇宮就是遊戲地圖，整個皇宮樹立不少建築，包括勤民樓、同德殿、懷遠樓等，所有建築仿似井井有條地等候溥儀差用，事實上它們

無一例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軟禁皇帝的工具。

溥儀登基初期，根據清皇室的《祖訓》中「敬天法祖，勤政愛民」，將皇宮外廷執政廳命名為勤民樓，主要作為接見外使及行「登基典禮」之地，可見他意圖恢宏大清帝國之志。事實上，勤民樓設有直接控制溥儀「帝室御用掛」——吉岡安直的辦公室，溥儀的一言一行，事無巨細都受到吉岡安直的干涉。在1933年，溥儀更在勤民樓簽下賣國條約《日滿議定書》。

傀儡的人生也讓溥儀生性多疑，同德殿二樓原設計為溥儀和皇后婉容的寢宮，但他疑心日本人在那安裝竊聽設備而從未使用。他還在宮內自設私人藥房，自行配藥，生怕他人陷害。

再仔細觀察下，偽滿洲國皇宮內，執政的勤民樓和寢宮緝熙樓均是歐式建築，日式園林風格的庭院，無一不在告訴溥儀，自己只是一個「傀儡皇帝」，是他人遊戲中被支配的一個角色。

偽滿皇宮：濃厚的悲涼

【大公報訊】實習記者劉琛杰、謝君俊長春報道：來到長春，香港傳媒學子們走進中國現存三大宮廷遺址之一的偽滿洲國博物館，一睹清朝末代皇帝、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愛新覺羅·溥儀大起大落的一生，他曾三次當上皇帝而又重重墮入深淵，其間的經歷令人唏噓不已。

偽滿洲國博物館是內地現存比較完整的宮廷舊址之一，歷史建築逾50處，中外雜糅的建築風格，體現出濃厚的日本殖民統治色彩。八十六年前，溥儀在日本人扶持下，做了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，年號康德。偽滿洲國即今東北三省一帶，定都新京（今吉林省長春市）。溥儀在偽滿當皇帝的十三年半裏，一直居住在偽滿洲國皇宮內（今偽滿洲國宮博物院），並在此留下了許多歷史的印記。

每步踏入偽滿皇宮的舊址，都

能感到一股沉重的歷史氣息撲面而來。跟隨講解員的腳步，我們走過溥儀辦公、處理政務、舉行大典的勤民樓和同德殿，溥儀及其后妃日常生活的寢宮緝熙樓，用於供奉列祖列宗的懷遠樓，以及中膳房、御花園、游泳池等建築，不知是否因其那悲慘的一生，讓整個皇宮布局裝飾都顯得愈發陰沉。

據講解員介紹，皇宮內居住區與工作區分明，只因溥儀當時已是名存實亡的皇帝，甚少走入辦公樓辦公。東御花園內的游泳池也因「龍體」不能給外人看而只能遠觀。而他在皇宮的生活，更是時刻在日本人的監視之下，幾乎無自由可言。

可以說，溥儀在偽滿皇宮中生活得十分「窩囊」，堂堂大清皇帝竟落得這傀儡般的下場，讓整座偽滿洲國皇宮都蒙上了一層濃厚的悲涼色彩。